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来点儿葱，
来点儿蒜，
来点儿芝麻盐

张
洁
著

815529



来点儿葱来点儿蒜 来点儿芝麻盐

张洁 著

顾问：王 蒙
策划：周季胜
主编：陈骏涛

洁 泯 谢 磊 田由今
陈辉平



淮阴师院图书馆 815529

长江文艺出版社

I 247.7/387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点儿葱来点儿蒜来点儿芝麻盐/张 洁著

laidianerconglaidianer

suanlaidianerzhimayan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7—5354—1209—2

I. 来…

II. 张…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I·989

来点儿葱来点儿蒜来点儿芝麻盐

laidianerconglaidianer

suanlaidianerzhimayan

© 张 洁著

策 划:周季胜 陈辉平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顺义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2.25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30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5354—1209—2/I·989

定价:2.3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张洁，女，1937年生于北京，随母亲而不是随父亲，祖籍辽宁抚顺章党区下哈达村。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

是迄今为止第一个获得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三项国家奖的作家，并获1989年度意大利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

1992年2月被美国文学艺术院选举为该院荣誉院士，该院共设75个荣誉院士席位，终身授予除本国艺术家外的世界音乐家、画家、作家。

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荷兰、意大利等十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

现任：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国际笔会北京分会会员；北京市政协委员。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等多种文集出版。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都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

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戏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切实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3)
来点儿葱，来点儿蒜，来点儿芝麻盐.....	(1)
条件尚未成熟	(15)
“尤八国”体检	(35)
一个频尿患者在×国	(46)
串行儿	(51)
尾 灯	(86)
关于.....的报告.....	(117)
他有什么病？	(155)
横过马路.....	(221)
鱼 饵.....	(232)
谋 杀.....	(241)
脚的骚动.....	(252)
日 子.....	(261)
上 火.....	(291)
你玩没玩过官兵抓强盗.....	(370)
清新·穿透与“永恒的单纯”(代跋).....	王 蒙(381)
附录：张洁作品目录	(383)

来点儿葱，来点儿蒜，来点儿芝麻盐

楞格里楞楞

我再也不愿理他了，那家伙，真不地道。——昨天他狠狠地踢了我一脚，到现在我的肋巴筋还疼。其实我昨天的表现不错，我没上厨房偷食去——坦白地说，我有时上厨房偷食吃，可不偷食的猫，哪儿找去？——也没撕咬扔在门后的破网兜。就说我的玩心特别大，可老撕扯一个破网兜有什么意思？早晚也有玩腻的时候。前些日子，我上别人家串门儿，看见那头狸花猫在玩一个小白球。滚起来哗啦哗啦地响，咬也咬不住，抓也抓不着。老在你前头滚呀滚的，逗得你心里直痒痒，好玩极啦。我真想也上哪儿去弄一个来玩玩，那他知道了准会说：“呸，你还想玩那个，别不知足啦。”

他顶喜欢骂我“不知足”。他心里一不痛快，就拿我撒气。这事儿多不公平。要是我心里不痛快，找谁撒气去？！他觉着我是个畜生，别管怎么对待我，

我也不能拿他怎么着。

就算他把我踢死了，那又怎么样？谁还能为一头猫开个追悼会？只要他高兴，他可以再上哪儿抱个猫来。这个世界上有的是猫，光我那一窝我妈就下了仨。可我们谁也逃脱不了被人豢养的命运。想到这个，我真巴不得全世界的猫都死绝了才好，看人们还上哪儿找猫玩去。

逢到他的脸，阴沉得像条腌过的带鱼尾巴，两条长腿直挺挺地往地当间儿一伸、大字形地一叉，大脑袋往沙发背上一仰，冲着天花板一个劲地眨巴眼睛，那准是他心里不痛快，或者是在算计什么。那当口趁早离他远点儿。昨天我就是一时的大意，冷不丁地挨了他一脚。

他三天两头不痛快。一上来那个劲儿，可真了不得。风风火火、掀房揭瓦地。过一阵子，我这儿还没醒过梦来，他那里又眉开眼笑了。就跟我们闹猫差不多，闹一阵子也就过去了。一来二去，我也品出来了。左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或是他自己大惊小怪，弄神作鬼。

“咪咪。”他又叫了。还敲着我的食盆。鱼腥味儿直冲我的鼻子，我流哈啦子了。我咬紧牙关沉住气，就是不动窝。

“咪咪。”他还在叫。见我不动声色，就捅我的肚子，胳肢我的胳肢窝。“瞧瞧，这猫让咱们喂馋了，连鱼都不爱吃了。”

废话！那叫鱼嘛！别逗了，什么时候他给我来过一个中段？净是些鱼头、鱼尾巴。

他说了，鱼头、鱼尾巴也是鱼啊，谁能说它不是鱼呢？

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是说就是给我吃鱼头、鱼尾巴，那也没错。该当的。他是主人，当然应该吃中段。怎么能让他吃鱼头、鱼尾巴，而让我吃中段呢？他要真是那么干，我不怀疑他得了精神病才叫怪。我只是受不了他说这话的口气，好

像他真给了我一个中段，而我又是挑肥拣瘦，不知好歹。我是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主儿吗？非分的事，我从来也没巴望过。我是个安分守己的猫。

我把眼睛睁开一条小缝，冷冷地瞅着他。他那张脸，像鱼肚子一样泛着光。不用说，他今天情绪挺好。我太了解他了。别看他在外头“人五人六”挺像回事，其实他一边蹲茅坑拉屎一边吃油饼的事我都见过。他用不着避讳我，有谁见过人会避讳一头畜生呢？因为他准知道我不会绕世界给他嚷嚷去。所以我相信，在别人（哪怕是老婆孩子）没法看见的条件下（包括从钥匙眼儿里），好多人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老喜欢回家，喜欢摸黑，喜欢独处的原因。他自在啊，用不着装模作样啊。

要是他觉得闷得慌，就该作践我了。拿香烟熏我的眼睛；往我的鼻子上抹清凉油；往我的嘴里吐痰；往我的舌头上抹辣椒酱。再不就一把攥住我的脑袋，把我提溜到半空中，像拧螺丝一样把我的脑袋扭来扭去，我真担心我的脑袋咔嚓一下给拧下来……我痛苦得呜哇乱叫，拿我的前爪挠，拿我的后腿蹬，想从他的巴掌里挣脱出去。他抽打着我的爪子，见我万般无奈而乐不可支。

但有时也真跟我逗一会儿乐子。他舞动着两个手指头引逗着我，我蹲在一旁瞅准空子扑上去。他迅速地把手一抬，我借着一股冲劲儿，能跳得老高老高。那是我平时想都想不出来的高度。我真得意！其实我真正的目的并不在于他的手指头。即使我抓到了，也不过轻轻地一叼便转身跑开，然后准备再一次的腾跃。在那一次又一次的腾跃里，我感到自己的灵活、机敏、朝气和不竭的力量。我才感到我是一只真正的猫，而不是任他捏箍、靠他豢养的窝囊废。那时，我会原谅他对我的种种伤害。我并不好记仇，我是头宽厚的猫。我敢说，他再也找不到一头比我更宽厚

的猫了。

可是玩着玩着，他会突然来个急刹车。半截子一闪，把我往黑咕隆咚的厕所里一锁，任凭我怎么哀叫也不理我的茬了。

我叫，是因为我感到害怕。我不是怕黑。在我们看来，白天和黑夜一个样。我们不像人，对于白天和夜晚的概念分得那么清楚。白天是一回事，晚上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厕所又窄又小，天花板显得很高，除了便池以外，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就该琢磨事了。我真怕，我怕我会琢磨出一点什么。于是我就豁出命地叫。我总得让自己有点事干，使自己从那可能琢磨出点什么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在那种时候——要不是那墙壁的作用，就是他妈的有点邪——我老觉着那不是我自己的声音。只有精神分析专家才能在我的潜意识里找到的东西，被夸张了十倍地反射回来。好家伙，啧啧。这使我更加害怕。越害怕，我叫得就越邪乎。叫得越邪乎，我就越害怕，吓得我浑身的毛全竖起来了。我真盼着有谁能把厕所的门打开。谢天谢地，我给他叩头了。

他站起身来，从我的身边走开，嘴里还唱着京戏：“昨夜晚，

一梦。楞格里格楞，楞格里格楞，楞格里格楞……”老楞格里格楞，没完啦？你倒是接着往下唱哇。嘿嘿！我知道，他就会这么一句。可这一句究竟唱了多少年了？兴许我妈、我奶奶那一辈就听过了。没准我儿子、我孙子也得听下去。也许我要求的太多，又犯了不知足的毛病。只能唱一句算什么错？他又不是京剧演员，我连一句还不会唱呢。就说他只会这么一句，他老婆也不爱他，他儿子也没不听他吆喝，关我哪门子事呢？

转悠了一圈，他又来捏我的鼻子了。我轻轻地用爪子把他的手扒拉开，打了好大一个喷嚏。他还捏，还捏。我从窝里跳了出

来。躲开你，行不行？他一把揪住我的尾巴，使劲往后一拽，好疼。我回头咬了他一口，其实并没使多大劲，他却狠狠地给我一巴掌。我窜到床底下的箱子缝里，我料定他没这个本事也钻进箱子缝来抓我。我在这箱子缝里跟他耗上了。

不知有多少时间过去了，我已经睡过一觉。天黑了，灯亮了，我的肚子也饿了，只好溜出去吃我的鱼头鱼尾巴。我一面吃，一面嘲笑自己、看不起自己。我既然嫌弃我的主人，就不应该还赖在这儿。不赖在这儿，我还能担保自己经常吃上鱼头鱼尾巴吗？虽然不是中段？我还担心四楼那家广东人把我逮住，扒我的皮、吃我的肉。狸花猫警告过我：“小心楼上那家广东人，他们什么都吃，耗子、蛇、猴子……听说还吃猫呢。”

算了，我还是老实呆着吧，别这山望着那山高。再说，他也不算坏啊。说了半天，他又有什么特别应该指责的地方呢？

走红的诺比

诺比是一条聪明的狗。别的狗只会表演加减，而诺比不但会加减，还会乘除。毋庸讳言，诺比所取得的成绩，是费费训练有方的结果。所以每每做总结的时候，诺比总忘不了说明这一点。

据说费费还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准备训练诺比做四则运算、代数、几何、三角……

A 城的居民，不大习惯于马戏这种娱乐形式。当初这个马戏团成立的时候，A 城的一些权威人士还曾提出过异议。因为 A 城的居民，是趣味极高的、具有科学传统的居民。据说这和供 A 城居民饮水用的一条河有关。长期以来，有关方面人士坚持对那河里的水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准备就那条河对 A 城居民的影响，提供最可靠的分析资料和数据。后来他们肯于屈尊俯就地欣

赏马戏，完全是由于诺比在数学方面所显示的才能。

诺比诚惶诚恐。业务训练时更加一丝不苟。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头悬梁，锥刺股。诺比甚至决定终身不娶，以便将全部的精神献给马戏事业。

诺比的技艺，日渐提高。每当谢幕的时候，观众们总是一边哗哗地拍着巴掌，一边如痴如狂地呼喊它的名字。它呢，越发地感到惶恐，紧紧地夹着自己的尾巴，不是溜边儿就是往后。

除了马戏团规定的伙食标准以外，费费还额外地给诺比一些补助，以补充它在训练和演出时的大量消耗。那些东西，诺比从不独自享用，哪怕它有时因热量不够而感到无力、眩晕、颤抖，它也是和伙伴们同享。

团里的小猴子趴在它的耳朵上悄悄地说：“伙计，别犯傻，它们吃的可都是你的血汗哟。对你我来说，除了自己的身体还有什么本钱？你不为今后打算打算么？”

诺比张着大嘴，伸出长长的舌头，坐在地上愣了好一会儿。它让小猴子的话闹懵了：这跟今后有什么关系啊？

从上面简单的介绍可知，诺比是一条群众关系较好的狗。小有名气，却因谦虚、谨慎而未曾引起同事们的嫉妒；生活稍稍优裕，却不像乍富的小人那样腆腰凸肚；费费小有偏爱，但诺比并不因费费的信任便不可一世，飞扬跋扈。诺比的日子过得有分有寸，没灾没祸，太太平平。人人见了它都会说：“嗯，这是一条好狗。”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诺比在费费的精心训练下，终于学会了四则运算。

费费是一个办事稳妥的人，不喜欢做那种没有绝对把握的事，所以他暂时还不打算让诺比登台表演。只是马戏团里有一条好传播小道消息的黑狗，把这件事给嚷嚷出去了。

一条狗，居然会做四则运算，立刻成为爆炸性的新闻。世界各大报纸登满了诺比的全身照、生活照、剧照，以及有关诺比吃饭、睡眠、演出等等情况的报道。

诺比！

诺比！

《从诺比看哺乳类动物脏器交换之远景》；
《论诺比大脑的医学价值》；
《诺比与犬儒主义之兴衰》；
《艾金斯定律及诺比》；
……

据说艾金斯先生因这篇论文多次获得巨额奖金。

有人找来比纳和西蒙合编的“智力测验量表”。根据此表推算，诺比在四年级上留级是由于后天习惯的不良，而非由于先天智力之不足云云。于是费费不得不替诺比填写各式各样的表格，如：是否有尿床的习惯？写字时使用右手还是左手？几岁开始吸烟……等等。

那些使诺比感到不胜其烦的表格，终于因沿用法国人的办法不适于 A 城的具体情况而被否定。

在城外那条河边工作的有关人士，送来五米厚的分析资料和数据，以证实诺比的智力与河水有关云云。但这一论证因混淆了高级动物和低级动物的界限被否定。

于是诺比被带进了实验室，它被圈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箱里。各种仪器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监测着诺比的脑、心、肝、脾、肺、胆、胃——对不起，诺比没有子宫，因此它才能在逻辑思维方面比形象思维取得更大的成就——以及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大便、小便等等的活动情况。

所有的食物、饮料，是根据维生素 A、B、C、D、E……的科学比例配制的，并且定时、定量地服用。

每天有许多人前来参观，不管它正在睡觉或是在干别的什么，比方说，拉屎、撒尿、起性的时候，这使诺比感到非常地害臊。

有一次费费带着全班的狗来看望它，诺比高兴得真想扑上去和它们撕咬一番，或是嗅嗅它们。可是它怕违反了实验室里的纪律，只好从嗓子眼儿里发出一阵低鸣，尾巴有节制地摆动几下以示欢迎。费费和它的那些哥儿们蹑手蹑脚地站在门口，不敢靠前。它们怀着无限敬畏的心情看着绑在诺比头上、胸脯上、前爪上、后腿上的各种管子、电极片、电线……但它们的眼睛里，也藏着深深的怜悯和惋惜，好像诺比已经让谁大卸了八块，或是点化成仙不再是一条狗了。

一位智者终于提出，究竟诺比会不会做四则运算？应该让诺比实地表演一下，千万不要上了江湖骗子的当。

诺比被费费领回马戏团了。它兴奋得上窜下跳；绕着马戏团那个小院转了三个圈，在每个角落里撒了一点尿；把自己那个冒着狗臊味儿的老窝挠了个底朝天；在泥土地上滚了个臭够；去伙房啃了两根骨头；用尾巴把费费的瘦腿拍得叭叭直响……

演出在 A 城最豪华的剧场里进行，因为有许多显赫的人物观看演出。

费费给诺比做了一件紫红色的丝绒小背心，还给诺比戴了一个白缎的领结。诺比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映像，体态丰美，气度不凡。它将向人们证明，它不是江湖骗子。剧场里人声沸扬。

“据说诺比每天要吃三十只核桃。”

核桃？什么是核桃？诺比从来没见过，更不要说每天吃三十